人类啊，请拥抱我

——世纪的祈祷

□文/徐剑铭

走出漫长的时光隧道
你看——这就是我
带着一百年的浩淼时空
一百年的阳光星辰
一百年的生命轮回
一百年的四季更迭
投进人类的怀抱
迎接历史的变革

回首沧桑
我曾冷静地审视了
被我接替的那百年岁月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创造
一半是毁灭
一半是灾难
一半是欢乐
一半是淤积
一半是开拓
曾经，野蛮与杀戮
播撒出漫天血腥的阴霾
阻挡了人类
驶向文明的列车
曾经，愚昧与暴戾
冻结了人类历史的航道
将灯塔与航标
一同淹没……

然而
正义的呼号不曾喑哑
真理的希冀不曾泯灭
杜鹃啼血
啼血的杜鹃终究赢得万山红遍
壮士断臂
断臂的壮士最终托出艳阳新月
驱散如磐风雨
血渍的大地终于结出金禾银果
踏平惊涛骇浪
解冻的航道终于迎来千帆飞掠
扬旗起落
列车在前进中一路长啸
沧海桑田
人民在创造中引吭高歌……
过去的，让过去注释
历史的，让历史评说
而今，我来了
请伸开双臂拥抱我吧
拥抱我的清纯
拥抱我的圣洁

用一百年的生命　与你厮守
把一百年的时空　交你调拨
日月星辰——给你
春花秋月——给你
风也给你　雨也给你　雪也给你
雷也给你　电也给你　火也给你
只留下真诚的渴望与期待
如泣如诉
向你祈祷
向你诉说

我是正义的天使
一切邪恶都不许靠近我
我不要看到血淋淋的杀戮
决不许法西斯的幽灵
在我身边复活
我不要看到愚昧繁衍的悲剧
一切封建主义的毒苔都要铲灭
民主不再是君王的施舍
平等不能再被强权剥夺
田野不能再有兵车辗倒的青苗
山川不能再有硝烟烤焦的绿叶
请仔细地清洗
暴戾者留在道轨上的血污
让人类文明的车轮
在闪亮的道轨上隆隆驶过
请奋力地廓清
独裁者撒在天空的毒菌
让和平的信鸽
在如洗的碧空中自由穿梭

我是美好的使者
一切邪恶的欲望都不许靠近我
我不要看到阴谋与狡诈
我不要看到贪婪与堕落
我渴望爱情
我渴望圣洁
天空，不要有污染
只要风的飘逸　雨的洒脱
云的娇柔　星的闪烁
即使电闪雷鸣
也要轰轰烈烈
河流，不要有污染
只要水的灵动　鱼的鲜活
船的轻快　柳的婆娑
即使浪涌波飞
也要如梦如歌……
我当然欣赏拼搏者的英姿
我当然赞美开拓者的魂魄
（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会魅力四射
丰姿绰约）
但我还是要提醒人们
当心阴谋与狡诈
喷烟播雾，搅浑一池春水
潜入我们精神的家园
撬门扭锁……

我是幸福的使者
一切给人类带来苦难的
快远远地离开我
百姓，不能再有啼饥号寒的哀痛
婴儿，不能再有嗷嗷待哺的苦涩
耕田者，不能再望着绝收的土地
哭天抹泪
造屋者，不能再在风雨侵袭的茅屋里
屈身恶卧
该读书上学的孩子
不能再在校门外徘徊饮泣听寒蝉凄切
该颐养天年的老人
不能再在街头蹒跚踯躅叹残阳如血……

我是幸福的天使
请一切造福人类的高科技靠拢我
神秘的宇宙　神奇的电波
请接通人类所有美好的情缘
请打开人类所有尘封的心结
请在我所有的脉络上
都铺就高速公路
请在我所有的神经上
都注满温馨与快乐
请在我所有的时空里
都留下创造的神奇
请在我所有的“部落”里
都植满绿茵，缀满丰收的硕果

也许，我的祈祷期望值太高太高
也许
我对朋友的希望太多太多
可我是下个世纪
先行的使者啊
我要为我的“兄弟们”廓清道路
留下财富　留下丰盈　留下开阔
留下文明　留下幸福　留下喜悦
你看，在时光隧道的另一端
“兄弟们”正以热切的目光
望着我……

也许，在我的任期内
这一切还不能全部变成现实
但人类永远不可自行毁灭
希望之火
永远不可让信念
在迷茫中失落
永远不可让追寻文明的脚步
有片刻停歇
如此，请收下我的祈祷吧
并且，用你全部的激情与活力
拥——抱——我…………
（离开了人类的拥抱
我其实　很柔弱——
耐不住百年的孤独
耐不住百年的漂泊）
让我所有的使命与梦想
都在你的拥抱中
汇成日出般的
辉煌磅礴
……

·散文·

黑发依旧

□文/周矢

进入2001年的时候，我最感到骄傲的是，我依然有一头的黑发。之所以骄傲，是因为我刚刚过完59周岁的生日，进入60岁且有一头黑发当然值得骄傲了。

6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60年为一个“花甲子”，这是中国人用以记年的老办法。我们的老祖先们为什么把60作一个轮迴呢？我想，大概的道理是过去人的平均寿命是60岁吧？也就是说，到了60岁，就到了人生的终点站了，这也许也正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60规定为人们工作的极限年龄的原因吧。

我现在便已进入了这个极限年龄，许多人想到此，难免会联想起“可怕”二字。

但我不怕，因为我有一头乌发，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老。

大凡有人问到我的年龄，无论生人熟人，全部是异口同声地说，你绝对没有60岁，至多也就是50岁吧。人们无一例外地要减去我10岁的寿命，原因也许正因为，我有一头黑而且亮的乌发，于是我很骄傲。

其实，60岁是一个很可怕的年龄。按人的平均寿命80岁计算，60岁便已过去四分之三了。即使不这样计算，60岁也至少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回家抱孙子，与老头老太们为伍去打那种一毛两毛的小麻将了，想想是很可怕。

但我从没怕过。我常说我不怕死。说自己不怕死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虚张声势，似乎说不怕死就是英雄好汉；其二是我真的觉得我离死还很远，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至多不过50岁。

为什么？道理很多。比如我从没有得过大病住过医院，有点头痛脑热的两粒感冒胶囊一吃便好；比如我至今仍可头朝下在沙发上倒立十几二十分钟头不昏眼不花；再就是我没有一根白头发。那不是染的，是真的没有。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把从1966年到1976年那十年的寿命自己用减法减去了，我常说那十年于我的生命毫无意义，我没有过那十年，因此我只有50岁。

但是一打开中央一台早晨八点钟的“夕阳红”节目，我就不自觉地感到这个节目如今似乎是专为我做的了，于是我便有点怨恨中央电视台，想建议他们把这个节目去掉。早晨8点钟，是晨钟敲起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为什么偏在这时候敲这种暮鼓呢？有点驴唇不对马嘴，让人莫明其妙而且颓丧。

好在我有一头乌发，就凭这一点，在2001年，我想，我将会起步干一件许多人都想不到的，我自己也从未干过的事。如果果真做了，那么，我就无愧于在60岁的时候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了。

这是件什么事呢？暂时还“无可奉告”。

·散文·

温馨的回忆

□文/张敏

确实是十二分的久远了。那是我在宫中的一段往事。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是一团梦。一团梦中的我，一团我中的梦。因为是梦，我便无法睁开眼睛，睁不开眼睛，眼睛里便是一团漆黑。在梦中，我也依稀知道，我被浓浓的雾和浓浓的水包裹着。水和雾包裹我完全赤裸的身体，不知道天，也不知道地，我就一点也不知道害羞。当我在梦中知道我是在做梦时，我仿佛是侧着身子躺着的，后来可能是我的睡相不好，怎么就让屁股翻到头顶上去了。在梦中，我觉得这很无所谓，也无伤大雅。因为我觉得屁股也是肉长的，里面也有骨头，中间也有肉，外边也有皮肤，完全和脑袋的构造一样，便不觉着屁股压在脑袋上就是一种对脑袋的不敬，打乱了上下尊卑的天条。

那时的梦，和后来再也数不清的梦，没有一丝儿雷同的内容。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梦来，常常感到耳根发烧，面有红潮。那时在梦中，翻遍所有的字眼，也寻不来烦恼二字。梦中只有一种渴望，一种升腾，种种温柔。后来的梦中过多加杂进酒色财气，功名利禄。而那时的梦中，却一丁点儿也没有。对于后来梦醒后怅然若失的种种又种种，那时竟全然不知，全然不晓。那时候傻吗？可惜连傻的解释也不知道，所以也就不知道傻和什么叫傻了。

只是在那场梦快醒的时候，我被砰叭作响的鞭炮声着实吓了一跳，那是在宫门外，有人在欢迎我呢。于是我便有了一点儿意识，知道梦醒了之后，我就要被赶出宫了，但我却不怕。我知道宫门外是一个花花世界，生活在那个世界的人，眼睛都睁得很大，也很圆，那里的人只在夜间才做梦。漫漫的白昼，他们为了追求幸福，便先想着各种办法去赶走痛苦，赶走不幸。

在后来的五十多年中，我常常心中明白，却又写不清楚。读了福楼拜的书，才如梦初醒。那老头儿说，幸福是一个债主，借给你一刻钟的欢悦，却要叫你付上一船的不幸。

宫门外人喊马叫，官道上血迹斑斑。我在欢愉中痛苦，我在痛楚中幸福。犹如太阳爬出海面，努力挣出喷薄二字；犹如启明星在晨曦中隐退，黑暗已成过去。我从宫中爬出来了！自从爬出宫来，我再也不曾回首。那不是阿房宫，也不是故宫。那是尊敬的妈妈的子宫。她给了我这种温馨，我也是费了半个世纪的脑筋才回忆起来的。

那场大梦醒在元月一日。一九四三年，属羊。草芽儿鹅黄嫩绿。

·散文·

新世纪的企盼

□文/莫伸

2000年和2001年交汇的日子，是个千年一遇的日子，也是个值得喜庆的日子，在这样的时刻，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几家欢乐几家愁。

先说个人的欢乐。

今年，我创作方面成绩似乎不错。我编剧并参与导演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东方潮》在陕西省电视剧金鹰奖评奖中获一等奖；我编剧的电影剧本《家在远方》经电影局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已经正式投入拍摄；而另一部电影剧本《划破夜空》即将投拍……好事不少，我很满足。

但也有愁。

首先，我哥哥所在的工厂效益连年滑坡，今年已到了发不出来工资的地步。其次，我弟媳由于偶然的原因将腿摔断，从年初直到年末，仍然没有完全治愈。经济上增加了负担不说，家庭原有的生活节奏和步伐也整个儿都被打乱了……

我不能太自私，不能光顾自己这份小欢乐，于是专门抽出时间，回到母亲身边，将平时难得一见的兄弟聚集在一起吃饭聊天，内心深处其实是想征询一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困难需要我帮助。

哥哥一口回绝了我想在经济上帮助一下他的建议。他举出了许多事实来说明不需要——他的两个儿子都工作了，而且现在收入还都不错。虽然他现在已有两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但是我的嫂子每个月却可以拿到600元左右的退休金。对普普通通过日子来说，600元已经足够了。何况他还有一些储蓄，如果节俭着过，这些储蓄至少可以维持他两三年的生活。即使工厂全垮了，用两三年的时间，他也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

弟弟同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建议。他告诉我，现在过的毕竟不是从前那样的苦日子了！虽然弟媳由于腿伤不能上班，但他本人的单位效益还不错，医疗费高也是事实，但是现在已经付清了医疗费，已经将弟媳接回家静养了……

这天晚上，我们兄弟们聚在一起谈了很多也很久，我这才搞明白，我专程老远地赶回来是有点儿杞人忧天了，不能说他们生活中没有愁，但愁和愁的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的愁，起码不再是“愁眉苦脸”“愁不堪言”“愁云惨淡”。他们只是生活中比别人更多了些不如意，更多了些需要自己去奋发努力的压力，这与从前被戴上黑五类的帽子，被所谓要压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而生发出来的“愁”已经有天壤之别了！不管眼前有多少困难，但总体的社会机制已经可以让他们产生出希望，他们希望着自己能够交上好运，希望能够通过努力或提高个人的知识技术来找到生存和发展的门路……无论如何，那种专门组织起一批又一批的人来互相监视，批判，斗争，限制的日子已经永远地被中国人所抛弃了！

生活中不会没有欢乐，生活中也不可能没有忧愁，只是，对许多正信心十足地要踏入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20世纪末的一些忧愁来得似乎太突然，太让人没有思想准备了！20多年前，当中国人豪情满怀地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时，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最困难也最潦倒！而这些年，当人们欢天喜地的将电视机、电冰箱等电器一件件地搬进家里时，却又忽略了为彻底告别从前的困难和潦倒，必须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改革，而改革并非只有鲜花和掌声，改革的阵痛迟早会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未来的幸福而付出这暂时的阵痛，毕竟，未来太遥远也太飘渺了，人们更重视的是眼前。何况改革本身还不尽如人意，改革的负面效应还远远没有得到治理和清除，何况眼下官僚和腐败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已经到了人民忍无可忍的程度，于是骂街的、哭泣的、发牢骚的……所有这一切，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假若我们置身在这漩涡的中心，我们就会发愁，会觉得愁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但是假如你跳出这个漩涡，你马上就会发觉，不管你对今天有着多少不满，但是生活却实实在在地大大地前进了，正因为我们可以骂街，可以牢骚满腹，我们才可以不必有那样多和那样深刻的发愁了。20世纪这最后20年，我们是在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渡过的，应当相信，只要改革开放还在继续，那么当新世纪的曙光沐浴着我们时，我们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的！

·散文·

梦在同一时刻

□文/冷梦

我们全都在梦的同一个地方
一切始于尘寰，一切终于彼岸。
——维克多·雨果

二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时，有一天，在山坡上，在星空下，我想到了二十年后。

二十年后，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五岁的我，也将进入四十五岁的中年。星空下，我掐指算算，吓了一跳。四十五岁，那该是很老很老！我年轻的面庞上会爬上皱纹，乌黑的青丝会染上岁月的白霜，那时我将不再风华正茂，而我却必须收获岁月和生活，我的汗水和泪水给予我的一切馈赠。我将必须证明我青春的梦想，证明我是谁、我的存在。

那夜星光灿烂，银河在黑天鹅绒似的宝蓝中闪烁着钻石般的晶晶莹莹，两条乌黑的铁轨蒙蒙胧胧伸向看不见的远方，坐在山坡上，闻着空气中散发出来的泥土的香味、刚刚麦收后打麦场飘来的麦香，我俯视着校园。明明灭灭的窗户里，莘莘学子们大约像我一样憧憬着二十年后；梧桐树的浓荫里，那对恋人也许在喁喁私语，相约二十年后……

耽着这样的梦想我活到了今天，二十年前山坡上星光下的遐思如今已经湮没在了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双脚踏踏实实地踩在了当初梦想过的“二十年后”。世纪钟声敲响了人类新纪元的零点，也敲响了我生命的四十五年以后。我听到了我的心的颤抖。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将死于二十一世纪，死于二十一世纪的一个秋雨绵绵或冬雪飘飘的日子。我们人类中的许多人都将死在二十一世纪。那么你，对着新世纪的曙光，对着你生命必将消亡的这个世纪，你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想祝福我们的星球，祝福还将活在这个星球上、诞生在这个星球上更年轻的人类，愿人类不再饥饿享受富裕，愿人类不再仇视享受平和，愿人生而为人尊严不再被践踏，愿人都活得像天神般生而快乐不再被强权凌辱和悲泣。民主与公平，幸福与尊严，我们梦想得太久太久，人们啊，当我化作泥土，你们可以忘记我的存在，但请不要忘记我的祝福。

面对新年

□文/虹梓

我稍微低头，于是从镜中，窥到了头顶上丝丝的白发。白发上双鬓，方知岁月疾。此刻，新年的钟声敲响了，一个鲜活的日子终于来临。我微笑着迎接新的时光，可是，我心跳却又如此地急促。我沉思：逝去的时光里，一定有多少事情，我没有做。

不然，为什么父母在千里之遥打来电话，询问我的健康，依然把我当作孩童千叮咛万嘱咐？为什么在这新世纪的来临之际，自己竟然忘记向父母捎去一句温馨的祝福？为什么总是在如此隆重的节日，忘却那句“回家过年”的承诺？

我徘徊于自己的书房，看书架上的藏书如士兵般整齐地排列。我自责：逝去的时光里，一定有多少事情，我都没有做。

不然，为什么那些崭新的书页只是成为陈列架上的物品？当初，我兴高采烈地自书市里淘得，为什么总是把厚重的书籍束之高阁？偌多的夜晚我沉湎于宴席和麻将桌，许多的白天我纠缠于匆忙的奔波，那阅读的快乐，我享受过几何？

青春的时光往往恍惚如昨，岁月如清泉在手掌轻盈滑落。不经意间，时光伴随着新年的鞭炮声，像列车般隆隆驶过。生命真像是一棵果树，在春天，总有嫩绿的芽儿迸发，谁曾见过有叶片飘零。而此刻，光阴的急迫使自己蓦然感到，青春的叶片正不断自生命的枝头垂落。我分明感到：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去做。

我没有实现早年的志愿出版一本书。我忘记了为父母献一句深情的祝福。我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居室装饰一新。我忽略了为儿子购买一套童话书籍作为新年的礼物。甚至，我的案头还有未曾寄发的贺年卡，我的心头还有未曾兑现的诺言。

也许，一个人惟独在时光面前才会感到沉重而无奈。此时，父母开始步入老年，儿子正在茁壮成长，许多责任沉甸甸地压在心头。而我，只能在时光的列车上加重负荷，竭尽全力去承担那些未曾实现的责任，好让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

站在新世纪的边缘，聆听着新年的钟声，我明白，青春的时光已经来日不多。青春有过但只有一次，肌体活过也仅此一生。在宝贵的生命里，我都将牢记：不管自己做了多少事情，而更多的事情，依然没有去做。

新年

□文/民火

新年是一首歌
365个日子都是它的动人音符
让我们都来歌唱新年吧
用最美的歌声迎接崭新的世纪

新年是一辆希望的车
沿着事业的路开往明天
前方风光如画
正呼唤我们去投入

新年是一张大网
面对生活的大海
尽情撒下吧
我们准会捞出无数活蹦活
跳的
成功　欢乐和幸福

国外的“中国城”

纽约“中国城” 位于纽约城南的曼哈顿，方圆约20平方公里，聚居着20万华人。城内随时可买到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中国土特产等。

罗马“中国广场” 占地60公顷，是西方最大的一座“中国城”。广场周围由18条街道组成，街名全部用中国地名命名，如长江、北京等。

巴黎“中国城” 位于巴黎市塞纳河与马纳河的汇合处，占地约12000多平方米。城内全部采用中式古建筑，有仿北京天安门的城楼、有六层楼高的船舫、酒楼等。

伦敦“中国城” 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占地7英亩，有各种商店和餐馆林立的中国式街道。

新加坡“唐城” 位于新加坡的郊区，占地12公顷，仿我国古长安风貌而建，有“大明宫”、“地下宫殿”、“雁塔”、“华清池”等。

圣彼得堡“中国城” 位于圣彼得堡市郊，占地20000平方米，具有浓厚的中国江南风格。

布鲁斯本“中国城” 位于澳大利亚布鲁斯本市中心的华利区。仿中国古都长安设计建成。城的入口处有10米高的中式牌楼，两侧置有中国政府赠送的一对石狮。

（林士平　摘）

·散文·

冬天的温度

□文/贾平凹

从西安到北京，一个冬天里气候这么不同，京西宾馆室外的温度零下十度，室内的温度零上二十度。西安的冬天虽比北京少冷一些，但西安没有暖气，墙里墙外一样冷，冻死了苍蝇，也冷死了玫瑰。北京人一般不穿棉袄，毛衣加大衣，出门穿长，进门着短；西安的代表似乎受不了这种温度，人是盼暖的，但暖到来却使人受不了，冷惯了的人立时几乎全感冒了。

我是第一个感冒的，我真生气，骂自己的“命贱”。可我并没有吃药，记得一份科技报上说：感冒是完全不必吃药的。果然，两天之后，一切皆正常了，别的什么病症没有，可怜一些年事高的，则三天四天后方渐渐好起来。人真是有顺竿子爬的秉性，一切正常起来，只觉得这室内的温度好。当然，人在好的时候，是不在意好的，可我真担心，适应了北京的温度，要是再回到西安去，那又怎么过得惯那里的天气呢？

惶惶间，服务员进来了，从桌上将去年的台历收起来丢进垃圾筐去了，换上了新一年的台历。哦，交替的日月！新年开始，那春天不是就来了吗？等回到西安，西安的气候也一定不会象来时那般冷了吧！

既然不冷了，那该多自在呀，我可以不再穿那一身臃臃肿肿的黑棉衣来保护身子了，也不需要向老家人催要那狐皮的耳套了，冻疮膏也不要，可以到室外去看风筝了，可以到古城墙上去俯瞰全城了，商州山地可以再去了。那多好啊！

春耕图

□文/朱景敏

积雪还龟缩在房屋的
背面
不宜耽搁的农事
就催动犁杖
深深嵌进厚重的黄土
牛们甩动着尾巴
奔走在季节的边缘

你爆一声响鞭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墒沟里
一不小心
撞翻了春姑娘的花篮子
拿起一块土坷垃
你都会嗅到醉人的芬芳

两只黄鹂从杜老先生的
七言绝句里飞来
一边啄食一粒粒阳光
一边婉啭地鸣唱
它在你心里做巢
不想再飞走

春天的土地很软
像走在棉絮上直打颤
春天的土地很壮
每只脚窝都会渗出一滩油来

跟在男人的身后
女人默默地撒种
挽起的手臂大白萝卜似的